

子与2◎著

大唐风月，盛世长歌

醒掌天下权，醉卧美人膝

五千年风华烟雨，是非成败转头空

张佳宁×王天辰×张智尧×袁咏仪 领衔主演

【陆】

盛世长歌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子与2◎著



陆

盛世
长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唐砖.6 / 孑与2著. — 南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8.8
ISBN 978-7-5594-2091-6

I. ①唐… II. ①孑…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03568号

书 名 唐砖.6

作 者 孑与2

责任编辑 丁小卉 姚 丽

选题策划 李 娟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邮编：210009

出版社网址 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三河市中晟雅豪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16

字 数 500千字

印 张 20

版 次 2018年8月第1版 2018年8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94-2091-6

定 价 39.80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第一章	威严无比的大帝号	001
第二章	富人家的生活	024
第三章	退税风波	046
第四章	另辟蹊径	069
第五章	奇人怪事	088
第六章	置之死地而后生	111
第七章	一以贯之	134
第八章	飞天和翻盘	154
第九章	掌控之内	174
第十章	收拾烂摊子	198



第十一章	西进	223
第十二章	局势堪忧	241
第十三章	艰难的战争	261
第十四章	龟兹大捷	281
第十五章	大胜归来	299
终 章	盛世景象	313

第一章 威严无比的大帝号

云烨如何都想不到来接“大帝号”的会是张亮。当这家伙满脸红光地站在“公主号”甲板上，拿着望远镜仔细观看行驶中的“大帝号”时，他再也不是那个躲在帐篷里哀号告饶的家伙。云烨再一次认识到了老程和许敬宗两人见识的准确性。

云烨当初以为张亮剩下的日子不是在牢里度过，就该在自家的宅院孤独终老，结果才一年多没见，这家伙就变成了辽东水师的大统领。李二这是要把水军牢牢地掌握在手中，没打算把权力交给兵部。

张亮一路上笑声不绝于耳，拍着云烨的肩膀：“老弟啊，以后老哥哥就和你一个锅里搅马勺了。你也知道，辽东是一个鸟不拉屎的苦地方，不如咱们和陛下说说，你去辽东苦熬，换老哥哥来岭南发财？不瞒老弟，哥哥我装财宝的箱子都准备好了。”

张亮说这些话的时候语气非常诚挚，云烨知道他说的是大实话，高句丽之战马上就要到了收官的阶段，灭国之功谁都想要。张亮自觉欠了云家的大人情，就想用这项功劳来补偿云家，至于发财之类的事情，不过是一个说辞。

“张公，你与高句丽有深仇大恨，我岂能和你抢功？至于发财之事，交予小弟就好，都是水师袍泽，岂有我发财你喝汤的道理？”

张亮眼睛一瞬间变得血红，这个转变云烨都预料不到，看来灭家之恨从来都是张亮的软肋，轻易触动不得。

眼看书房只有云烨和自己，张亮忽然跪了下来，在自己脸上重重地抽了一

记，拦住要扶自己起来的云烨说：“张家当年做了对不起云家的事，如今又靠云家才起死回生，云家的恩情张亮记下了，日后定有厚报！”

他说完这些话，立刻就站了起来，眼睛虽然还是红的，但牵着云烨的手说：“辽东之时，老夫号寒于破帐，啼饥于雪地，士兵视我如猪狗，动辄喝骂，棒疮未愈老夫徒步千里，负柴薪填沼泽，牵绊绳于牛马之间。精疲力竭之余，犹在怀念辽东你家厨帐里的那一盆带着油花的热面条，如果不是饥饿之时总能在哪里找到一盆面条，老夫的尸骨早就寒了。自今日起，张亮唯云侯马首是瞻，若有半句虚言，叫我张亮万箭穿身而死。”

云烨把张亮按在椅子上说：“利益自然如此，但是忠心必须给陛下，你我皆然。进了水军，我们和陛下的利益就结在一起，兵部的事情与我们无关，你屯守东海，我控制南海，给皇家效力之余，蒙头把自家弄得富足了再说其他。”

张亮笑得眼泪都出来了，拍着桌子说：“这是正理啊，如此简单的道理老夫以前怎么就没有悟到，你我现在的职位不高不低，不显山不露水，正是一个脱出朝野视线的好职位，只要把高句丽灭掉，老夫一定把头缩起来当乌龟，万事不理。”

张亮的儿子和刘进宝站在外面，只听到两人不时有笑声传出来，知道一定是好事情。

“刘兄，您知道为何‘大帝号’只许那些宦官上去，这座巨舟乃是辽东水师的旗舰，我父帅为何不登舟？小弟早就想去舰上观赏一下。”

“不成，我听我家侯爷说这艘船在陛下没有上去之前，工匠能上，将士能上，水手能上，就是咱们两家这样的勋贵不能上。只有等陛下在云梦泽检阅完毕后，才能交给辽东水师，到了那时候，你想怎么看都没问题。”

张举仁还要再问，就看见张亮大笑着和云烨道别，云家的家眷都在“公主号”上，自己不方便在船上长留，不愧是常年吃水上饭的，两船之间抛过来一根溜索，父子二人就顺着绳子滑了过去。

此时，李泰认为自己已经死了，头疼得在大床上不断地翻滚，在岭南收的

姬妾围在床边不断地轻声呼唤，生怕王爷有个好歹。

“殿下，您的脉象四平八稳，不像是患病啊，虽说脉搏跳得急促了一些，那也是您刚才折腾的，体力消耗过巨导致的，还是静心涤虑，安抚好自己才成。”

“你这老道士说话忒无理，王爷的头都疼成了这样，你还说风凉话？来人，拖出去重责二十大板。”如玉仗着自己得宠，就要处置这个邋里邋遢的老道士。

李泰一记耳光抽在她的脸上，咬着牙对孙思邈说：“您不要在意这个无知蠢妇的无理，我也知道自己没病，为何我就如此难受呢？”

孙思邈笑着对李泰说：“这是心病，老道士以前做过一个实验，把一个人的双眼蒙上，告诉他有火苗在烧他的手指，其实不过是拿一块烧红的炭火熏烤他的手指而已，只烘烤了一会儿就拿开了，我还告诉他火焰是在如何灼烧他的手指。结果，他好端端的手指就真的出现了烫伤的症状，老道对此百思不得其解。心思上的病症千头万绪，难以揣测，老道的修行不够，解不开，只有靠你自己来控制了。”

“不行，我受不了了，船进了长江，我一定下船，骑马去岳州，也不愿意遭这个罪了。”等孙思邈离去后，李泰让如玉给自己找了根带子，狠狠地勒在自己的脑门上，总算能舒服一些。

母亲挨了打，一岁多的儿子李欣不知怎么的，就爬到了李泰的身边，拿胖胖的小手去摸父亲的脸，李泰张嘴咬住儿子的手，父子俩玩得不亦乐乎。

等到孩子睡着了，李泰瞪着如玉，忍着不适说：“即使是我父皇见到孙先生也是礼遇有加，你今日的过错，看在欣儿的份上，我就不处罚你了，以后千万不要再出现这样的事了，哪怕是部属，也不是你可以随意处罚的，下去吧！我不适的时候，不要把孩子抱过来。”

如玉连忙跪地施礼，匆匆回后面去了。

头痛得越发猛烈了，李泰只想把舱房里所有陈设砸个稀巴烂，才找了个顺手的，就听见隔壁舱房传来一阵孩子的哭声，一个高亢，一个小的就像猫叫，这如何了得。

他跌跌撞撞地冲进隔壁舱房，压低了声音问希帕蒂亚：“怎么徽儿和小雀儿一起在哭？可是那里不适？我去请孙先生。”

希帕蒂亚拦住了李泰，把他扶到床榻上，在他的颈项下垫了一块檀香木，让他的头悬空，揉着他的太阳穴问：“这样可舒适些？”

“我这是心病，治不好的，大不了不上船就是了，我问你徽儿和小雀儿怎么了？徽儿身子健壮，小雀儿一生下来就瘦瘦小小的，马虎不得。你看看徽儿越长越健壮，小雀儿却变得越来越小，愁死我了。”

希帕蒂亚掩着嘴笑了一下说：“那是徽儿长得太快，小雀儿也在长大，只不过没有哥哥长得快而已，孙先生看过了，虽然说小雀儿先天不足，但会平安长大的。”

“可他们在哭！”

“那是小雀儿尿了，哭了一声把哥哥也吵醒了。”希帕蒂亚让李泰头朝里，自己抱起小雀儿喂奶。

李泰握起拳头为自己的闺女打气：“多吃些，再多吃些，你母亲乳房够大，里面的奶水足够你们兄妹吃的。”说着，他自己倒是先咽了一口口水。

“你是不是也想吃？”希帕蒂亚把小雀儿放在摇篮里。

“不想！”李泰回答得很干脆，而且有些羞恼。

希帕蒂亚“哦”了一声就进到里间，又抱起李徽继续喂养。李泰趴在摇篮边上，轻轻地推动摇篮，这个时候头已经不太疼了。

良久，希帕蒂亚才从里间出来，把一个小碗放在床头，就抱着小雀儿去外面晒太阳。

李泰进到里间看到胖胖的李徽睡得正香，乳娘坐在凳子上守护着孩子，他又蹑手蹑脚地出来，伸长了脖子往外看看，这才趴在床头研究那碗乳白色的液体。他拿手指蘸蘸那些液体，放进嘴里尝试一下，有点甜，味道很熟悉，好像在哪里喝过。

这个疑问刚起，他就自己笑了起来，这个味道应该是深入骨髓的，岂能忘记？他飞快地端起小碗，一饮而尽，擦擦嘴角，就从船舱里匆匆出来，迎面就

撞见云烨。

“你的头不疼了？”云烨特意从“公主号”上溜过来探望他。

“不疼了，现在一点儿头疼的感觉都没有，心病还需心药医。”李泰浑身轻松。

“椰子奶的效果这么好？我再去给你弄一碗。”希帕蒂亚非常惊喜，把小雀儿放在李泰的怀里就要下去再准备一些。

“刚才给我喝的是椰奶？”李泰的声音都有点走调了。

“你以为是什么？”希帕蒂亚忽然脸红了，从李泰的怀里抢过孩子就下了船舱。

恼羞欲狂的李泰回头就打算“灭口”，却发现云烨已经挂在溜索上往“公主号”上溜，狂笑声从海面上传来。

舰队进了长江口，那座岛面积已经有了四五十亩的样子，云烨觉得应该记录一下这座岛的成长。能见证地理的变迁，是一个多么难得的机会，海岛短时间内从一亩地变成两亩再到十亩，会让人无比的吃惊，但是从十万亩变成十万一亩，人们几乎就不会感受到它有多大的变化了。

八月的长江波涛汹涌，但是从海洋上吹往陆地的风还是把舰队缓缓地送往上游，没有时间在扬州停留，两千里的逆水行舟并不轻松，而且云烨已经接到了塘报，陛下已然上了金牛古道，到达汉中之后，会坐船自汉水顺流而下，他们到达岳州的过程要比云烨轻松得多，一个是顺流而下，一个是溯流而上，李二给云烨的旨意却是不喜欢等人，他到岳州的时候，云烨就该带着“大帝号”等在云梦泽上。

皇帝出行繁文缛节极盛，但是这一回，他彻底地抛弃了那些小节，留下太子监国，自己带着皇后和数不清的嫔妃一起出行，随同皇帝一起出动的还有十六卫中的六卫，这其实算是李二第一次巡幸两湖。

“大帝号”检校水军只不过是一个借口，满朝文武被他带来了一大半，就知道皇帝已经开始把目光投向南方了。如今北方大定，最近的蛮族都在黑水以

北，残存的突厥人如果想要再次突袭，就需要突破最少三条防线，更何况他们如今已经在打算走匈奴人的老路了，那就是向西寻求新的安身之所。

如今西突厥的使臣就在长安，希望获取大唐的资助，能让他们有力量进行一场旷日持久的西征。他们已经承诺，北海之地再也不会见到一个突厥人。

这次远征的不光是西突厥，还有已经极度衰弱的薛延陀，苟延残喘的吐谷浑与回纥人……他们预备组成最强大的一支军队去西方碰碰运气。

突厥人的实力相比较西方势力是强大的，可是每当中原王朝完成更替的时候，中原王朝都是最强大的时候，无数事实证明，一向战无不胜的草原民族，在这个时候是没有任何办法与之抗衡的，有一个恶邻居，还是早日搬家比较符合自己族人的利益。

听说遥远的西罗马帝国已经在衰落，诸侯国正在内战，这时候该是去远方为自己的族人寻求一席之地的时候了。他们坚信，会从大唐这里得到自己需要的一切帮助，吐谷浑大长老作为最熟悉大唐国情的人，坚定地留在长安，等待和大唐皇帝会晤。

吐蕃的大相禄东赞又来到了大唐，他们带着很多礼物，唯一的要求就是能够为赞普松赞干布求娶一位公主。

辽东三国还有倭国的使节也在长安，鸿胪寺给他们安排了食宿之后就不闻不问。

不甘默默无闻的荣华女带着自己的僚属，每日都会去拜会大唐的勋贵官僚，由于过于穷困，她们唯一拿得出手的礼物就是自己的刺绣。荣华女竭尽全力地向他们诉说高句丽的苦难，说到悲苦之处，满座高冠无不潸然泪下。她还去国子监倾诉，去弘文馆倾诉，只有玉山书院毫不留情地拒绝了她去倾诉的请求，荣华女就在玉山书院的外面，向她遇见的每一个学生和先生倾诉战争带给高句丽的灾难。

每个人都同情荣华女，一些贵妇人甚至召开了一次义卖，所得的钱财都送给了荣华女，希望她能用这些钱给高句丽饥民买一些粮食。

荣华女还去修路的工地看望了那些战俘，告诉他们高句丽没有忘记他们，

只要战争正式结束，她一定会要求大唐遣返这些苦难的人。

长安成了那些使节们展露手段的场所，在这样的环境下，李二开始了自己的第一次南巡，将这些呱噪的使节抛在长安。

舰队依然在江面上航行，没有风的时候，只有依靠巨桨和两岸牲畜拖着巨舰前行，险要的地方，唯有那些赤身裸体的纤夫拉着纤绳将船拖过激流。

云烨看着“公主号”如同老牛一样在水里航行，心中就充满了怨念，书院什么时候能把茶壶变成真正的蒸汽机？一大群人已经研究了三年了，到现在还只能让一个茶壶带着一条蚱蜢舟在水里慢慢地跑两下，根本就没有实际应用的可能。

“大帝号”应该是那种喷吐着浓烟如同魔神降世般的存在才是，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没有风就像一个痴呆老人一般步履蹒跚。

“云侯要求过高，溯流而上这样的速度还不满意么？没有风，谁都没法子啊，现在到了鄂州，即将到达江夏，在汉水口等待陛下的到来就是。”张亮很喜欢吃香蕉，片刻工夫一大把香蕉就被他一人吃了。

见云烨看那一堆香蕉皮，张亮哈哈一笑说：“老夫世居北方，对于南方的佳果实在是欢喜得紧，我船上的已经被我和儿郎们吃光了，老夫只是奇怪，你如何能把香蕉这东西储存三个月不坏的？老夫用冰镇了一下，结果全部变黑坏掉了。”

云烨笑而不语，带着张亮来到后舱。看到满屋子的果树，张亮都要疯了，看着一棵果实累累的荔枝树被装在巨大的木桶里，除了拱手表示佩服之外，什么话都说不出来。

“老弟如此奢华，就不怕那些随同陛下一同前来的酸丁嚼舌头？”张亮还是觉得这样做非常过分，他认为自己以前被人家说成奢华无度实在是太冤枉，和云烨在一起的这些日子里，除了没有美女，剩下的享受几乎是人世间顶级的，吃个香蕉而已，没必要把香蕉树也搬到船上来吧？

“张公，这些东西可都是我自己花了钱的。至于我的钱，都是正大光明赚来的，所以也不亏欠国家，既然我谁都没有亏欠，而且还有无数的人因此而受

利，你说我为什么要担心那些人的攻讦呢？换句话说，我花我自己的钱关他们屁事。”

“不妥，不妥，这样大大的不妥，节俭才是上策，就算你花的是你的钱财，那些人也会找到攻讦你的借口，老夫当年德行不修的评价就是这么来的，不可不防。”

云烨笑而不答，继续带着张亮往后走，“公主号”上不但有果树，还有岭南的各种特产，巨大的螃蟹在水槽里吐着泡泡，张牙舞爪的龙虾纠缠不休。

云烨从一箱子土里刨出来一个黑蛋蛋对张亮说：“这是一种蘑菇，名曰猪拱菌，炭火烘焙之后最是美味，可惜还有一种叫作瘦骨龙的鱼，吃过之后唇齿留香三日不绝，就是抓起来非常艰难，如果不是担心陛下吃上瘾，造成岭南百姓的死亡，我连它都不会放过。”

“这条鲨鱼有何用处？”张亮猛地一抬头就看见一条巨大的鲨鱼窝在一条水槽里，眼睛瞪得溜圆地看着自己，吓了一跳，走远了才指着鲨鱼问云烨有何用途。

“这个是用来送给魏征的，老家伙害得我流窜岭南三年，此仇焉能不报？为了陛下脸面好看些，只好用鲨鱼来当礼物了。”

“哈哈，老魏惨了，别人的礼物一定都是善物，唯有他获赠一条鲨鱼，真是有趣。”

“张公误会了，我只是告诉魏征，他面对的是一个怎样的存在。”

“你把自己比作了鲨鱼？”

“嘿嘿，张公，你我二人就是这大海里最凶猛的两条巨鲨！”

因为汉水的汇入，长江拐了一个弯。舰队终于迎来了好时候，有了可以借用的风，整支舰队立刻就从死鱼状态恢复了彪悍的本色，“大帝号”稳稳地泊在江边，平原上吹过来的大风让桅杆顶上的五爪金龙旗哗哗作响。

水手全部立于甲板上，恭候皇帝的船队从汉水出来，最前面的报讯船只不断地传来消息，云烨看着他们挥舞的旗子就知道皇帝已经到了十里之外。

最先到来的一批船上领军的是李孝恭，老家伙就是来给皇帝打前站的，顺便临时控制一下舰队，因为主帅是云烨，所以皇帝到了十里之外的时候才有随驾的大将前来，换一个人，三百里之外，控制军队的人就会到来。

因为要见皇帝，李泰、云烨、张亮都必须顶盔贯甲，坐着小船去汉水上迎接皇帝，三里之地是领军大将最远的接驾距离，礼节必不可少。

李孝恭面无表情，仿佛不认识他们三个一般，展示了一下令牌就挥挥手，他带来的船只就迅速靠近了舰队，无数穿着龙骧卫衣甲的武士攀上了舰船，快速地将舰队控制起来，以防生变。这个时候李孝恭才是这里的最高统帅，直到皇帝下令重新将军权给云烨，李孝恭才会自觉地交出指挥权。

四十名水手摇着桨把李泰、云烨、张亮送到了汉水，这是一条比长江小了很多的江河，但是如今汉中充沛的雨量让这条河水变得大了很多，怪不得皇帝要挑选这个时候，也唯有这个时候，汉水上才能承载大船。

艨艟龙舟般迅速地在江面上划过，汉水两岸大批的骑兵络绎不绝地出现在江边，看到江上的艨艟，不断地有号角声响起，一声连着一声，向汉水上游传去。

穿过无数的艨艟和楼船，一艘船头画着怪兽的五牙大舰出现在眼前，猛地一看，这艘船似乎比“大帝号”还要高些，两边伸出来五只巨大的拍杆，这就是这艘大船的主战武器，靠拍杆把敌船拍碎，好在船上还有好多的弩炮，让这艘船看起来不是那么原始。

云烨遗憾地摇摇头，平底船还在上面建了高楼，两三层也就是了，盖四层就是纯粹地找死。当年孙权才命吕蒙把楼船开到三江口，结果还没打仗，长江上起了大风，一支楼船所组成的舰队顷刻间就沉到长江里去了。比起海面的飓风，长江上的风能有多大？

张亮捋着胡须对李泰说：“殿下切莫看不起这些五牙大舰，当年杨素就是依仗他们平定了乱世，将陈国灭亡，纵横大江大河未逢敌手。陛下当年之所以能兵不血刃地拿下蜀中，靠的就是这些五牙大舰的威势，当然，老臣现在也不觉得这些船好在哪里。”

艨艟才到楼船跟前，从楼船上跳下来七八个穿着宦官衣衫的怪人，刚要依循惯例摸摸三人的身上和胯下。李泰一脚一个踢开了，他们明明都是武艺高强之辈，但李泰、云烨的大脚踹过来却只能忍着。只有张亮站得直挺挺的，让人家抚摸了个遍，他很清楚，自己要是敢这样做，会立刻被这些宦官剁成肉酱。

“全身甲冑”的李二站在楼船顶上看见了李泰和云烨，大声喝问：“朕的‘大帝号’何在？”

“大帝号”已经拨给了辽东水师，所以张亮单膝跪在甲板上，大声回答：“回禀陛下，‘大帝号’如今就停在长江上，恭候陛下的驾临。”

李二满意地点点头。三人沿着绳梯攀上五牙大舰，李泰悲呼一声“父皇”，就膝行到李二面前抱着腿恸哭不已。

李二摸着李泰的脑袋笑着说：“痴儿，痴儿，父皇也牵挂你，莫效儿女之态，惹人笑！”

“孩儿三载未见父皇，已是不孝，如今江上相见喜不自胜，哪管他人耻笑。”

李二眼圈也有红，扶起李泰在他肩膀上拍拍，又在他的胸口捶了一下，欢喜地对旁边的房玄龄说：“玄龄，你看看，这孩子如今已是四个孩子的父亲，还是如此痴缠，倒是身子骨越发结实了。”

房玄龄拱手回答道：“陛下父慈，魏王殿下子孝，本是人间佳话，哪个胆敢耻笑，老臣听闻，风浪波涛最是能强壮体魄，殿下远征万里，自然会被风浪锻打出一个好身板。”

李二深以为然，猛地想起李泰似乎得了心病不敢坐船，如今见李泰在摇晃不定的船上站得稳稳的，就问：“听云烨说你得了心疾，不能再乘舟，如今已然痊愈了？如何治好的，孙先生也在岭南，莫非是他出了手？”

李泰面红耳赤，云烨实在是忍不住，笑了出来，李泰松开父亲的手，来到云烨面前揪着他的甲叶羞恼地说：“你若敢胡说，我们就割袍断义。”

李二大笑：“好，看样子抓到了痛脚，父皇不问就是，只要你身子康泰比什么都好。”

李泰这才松开，跟李二知会一声，就进了船舱去见长孙。

“云烨、张亮，你们看看朕的五牙大舰如何？能否比得上你建造的‘大帝号’？”李二好像对这艘五牙大舰非常满意，所以才这样问云烨。

云烨和张亮对视一眼，云烨为难地看看李二，半天才说：“微臣认为没有可比性，两艘舰船根本就不是一个类型的，‘大帝号’是用来征战的，五牙大舰只适合陛下在曲江池子里与群臣饮宴时所用。”

一句话就把已经好转的阎立德气得口歪眼斜，推开诸人，提起一支笔就在甲板上写了两个字“胡说”。

云烨不明白阎立德为何会如此激动，程咬金把嘴凑在云烨耳边轻声说：“老阎才在奉节督造了八艘五牙大舰，如今全在这，为了这些大舰，人都中风了，你少说些，免得气死了赖在你头上。”

“陛下，老臣恳请派一艘五牙大舰和‘大帝号’演练，若有损失，老臣一力担之。”又是褚遂良一字一句地帮着阎立德把他想说的话说了出来。

李二皱着眉头见嘴眼歪斜的阎立德拜伏在地上不断地叩头，又看看无所谓的云烨，问张亮：“张卿以为如何？”

张亮毫不犹豫地说：“‘大帝号’乃是海上蛟龙，五牙大舰不过是浅水里的鱼鳖，老臣以为，实力过于悬殊，这样的比试是对‘大帝号’的羞辱。”

阎立德的眼睛都要冒出火来，把头在甲板上磕得梆梆作响，哀求李二容他放手一战。

“大帝号”不算内部的装饰，就足足使用了二十万枚银币，如果能被造价不超过五千枚银币的五牙大舰形成威胁，云烨和岭南水师的将士早就该羞愧地自杀了。

云烨清清嗓子把阎立德扶起来认真地说：“大匠，云烨没有胡说，我虽然年纪轻，却也在海上奔波了数年，张公更是水上作战的名家，我们做出的评判绝对是公正的，五牙大舰以前是水上的霸主不假，但是现在它绝对已经落伍，甚至不堪一击。

“时代总是在进步，就像我大唐，十年前还在为吃饱肚子努力，如今我们已经强大得举世无敌，水师也一样，‘公主号’、‘承乾号’、‘青雀号’

三艘巨舰就能横扫南海。您的五牙大舰在内河或许还能有用，在大海上只会成为靶子，在‘大帝号’面前甚至连出手的机会都不会有，因为在你能攻击它之前，‘大帝号’已经将你轰成了碎片。”

阎立德虽然心神激荡，云烨的战绩他却是知道的，南海之战离奇的战况他也看过。大唐至今还没有哪个将领敢如此造假，程咬金算是最会作假的，他无非就是把杀敌的数目往大了说一点儿。

如今又是在御前，云烨、张亮绝对不敢造次，只能说明“大帝号”非常强悍。

“陛下，相信云烨的话吧，如果再犹豫片刻，他就会故伎重施要和诸位打赌，云家已经有很多钱了，没必要再给他家送钱。”

长孙从舱室里拖着云寿出来，和群臣见过礼之后，就建议皇帝不要上当。

云寿见到爹爹就挣脱皇后的手，扑到云烨的怀里大哭，云烨抱着儿子向皇帝、皇后以及众大臣告了一声罪，就去了甲板僻静处。

“儿子，想死爹爹了，让爹爹先亲一下。不哭，乖儿子，爹爹把祖母、母亲、妹妹、姑姑都带回来了，我们忙完了这里就回家，今晚跟爹爹还有娘亲睡……”

“荔枝，香蕉，巨大的螃蟹你答应我的……”

“当然有，爹爹给你带了荔枝树、香蕉树，抱着吃都没关系，至于螃蟹，那就不算是什么事，龙虾爹爹都给你带了……”

云烨好不容易把儿子哄得不哭了，这才拖着儿子来到前面，不知何时已经有一艘五牙大舰顺流而下，气势汹汹地向长江口杀了下去。

不明就里的云烨问张亮：“张公，话都说清楚了，怎么还有一艘船跑过去作甚？”

张亮笑着说：“总有不信邪的，撺掇着陛下去试试‘大帝号’。”

云烨对张亮说：“张公，‘大帝号’有一条禁令您还记得么？”

张亮听了云烨的话脸色也一下子变得惨白，转身就跑到皇帝面前大声说：

“陛下，快阻止五牙大舰，快阻止五牙大舰！任何带着敌意的船只靠近‘大帝号’五百步，‘大帝号’就会立刻攻击，这是‘大帝号’的禁令。”